

范小青
现代快报记者马晶晶摄



关注江苏作家“群峰”(4)

江苏作家“群峰”之中,范小青是一位比较特别的作家,不仅在于她的影响力,更在于她不断突破自我。从1987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《裤裆巷风流记》到2014年的最新长篇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,她的作品对社会与历史的承载能量逐渐加大。尤其是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被很多评论家视为卡夫卡式的创新佳作。对于一位作家来说,这样的转身并不容易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曹锋 郑文静



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封面



写作和读书给我更广阔的精神空间

不断突破自我成就范小青的创作之路,最新长篇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是其一次重要转身

谈写作

范小青,1985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,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。以往她的作品中大多带有苏州水乡的风俗人情,但近些年,她不断尝试写作上的转型,苏州印记在其作品中越来越不明显。

写作释放了繁琐工作中的紧张和压力

记者:近期的作品不太能看出来苏州印记了,是刻意改变吗?

范小青:肯定还会有一些苏州印记的,但现在不会特意以这个外在符号为标签写作。一个写作者写到一定时候就会否定过去,而且,老是重复自己写起来也不会有乐趣,所以写作到一定时候自然而然就要变。当然,可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变化是好还是不好。有人觉得这是突破自己,也有人觉得变来变去会把自己变没了。但是,不变是不可能的。

记者:有读者担心,您的转变是因为行政工作上太忙碌。作协的工作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?

范小青:时间上肯定会有影响,情绪上也会有影响,我从1985年开始一直是职业作家,8年前开始担任行政职务,要上班要开会,要参加许多的活动,要处理许多纠缠的事情,刚开始两年确实非常不适应,甚至有不想干的想法。

记者:后来是如何解决这种焦虑?

范小青:我想原因是多种多样的,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这几年一直没有放弃写作。到作协工作快8年了,如果这8年里,我把写作扔掉了,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状态。现在虽然事情还是很多,但基本上是可以平衡、可以调节的,是写作和读书给了我更广阔的精神空间。

记者:工作那么忙还要坚持写作,这个选择不容易做。

范小青:是的,要有一点意志,因为这种转换也是很痛苦的,忙了一天各种事情,回到家,一有空闲,立刻就要进入写作的状态,这确实是不太容易的,调整好心情进入写作状态是需要时间的,有时候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,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,只能逼着自己尽快转换。我有时候也在想,这样逼着自己,会不会影响写作的质量,比如语言会不会不够细腻、情节是不是可能设计得更好,等等。

谈王村

范小青 1980年起开始发表作品,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《裤裆巷风流记》,之后又出版过《女同志》《赤脚医生万泉河》《香火》等代表作。而其2014年出版的最新长篇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是她最为奇妙和独特的一本书。

主人公的疑惑就是我的疑惑

记者: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太特别了,一直在用主人公“我”的角度来叙述,先是如何丢掉有精神病的弟弟,然后又千方百计想把丢掉的弟弟找回来,跟您以往的作品都不同。为什么写这部小说?

范小青:这个题材跟我对当下社会的体会和感触有很大关系。我们处于全球经济快速发展阶段,不仅是指中国。新的规则在不断出现,而老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失,在这种新老交替之中,很多事情会体现出它的荒诞性。书里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并不长,只是截取当下生活的一个横切面,丢弟弟和找弟弟看起来时间不长,却和过去、未来,甚至整个社会都分不开。

记者:一般在小说中主角都是很重要的,可是您却说过您小说中的主角“我”并不重要。您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和人物命运?

范小青:这本书有两条线,一是主人公和弟弟的故事,还有一条是土地非正常流失,两条线的基础,都建立在现代社会的荒诞性上的。第一条线,到底是弟弟有病还是我有病,还是两个人都有病;第二条线,一眼看过去,王村的土地还在,但其实土地却不在了。到处都是悖论。

主人公“我”告诉读者弟弟有病,但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个“我”才是精神病。但无论他精神状态如何,他遭遇的很多疑惑也就是我面对社会的各种疑惑,是在写我的心里话。

记者:有评论家评价说这部作品有卡夫卡的风格,也有《百年孤独》的味道。

范小青:其实我只是很简单地在写小人物的感受。作为一个作家,我希望反映出社会对我的“刺激”,但正面进攻并不是我的强项,这部小说采取的角度是不正常人眼睛里看到的不正常的事情,他看到的不正常,代表了社会存在的问题。

记者:艺术是遗憾的艺术。这部作品有没有遗憾的地方?

范小青:有人因为这个小说本身故事发生的时间太短,故事承载社会历史的能量不够重大。毕竟大家过去概念中的长篇就是很有历史厚重感的那种,我也在琢磨,但自己对自己并没有明确答案,也许今后会在历史厚重感上再做尝试。

谈改编

如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已是常态,范小青虽然成名多年,却较少有相关改编作品与观众见面。

写作是自由的,我想好好写小说



多年来范小青在写作上不断突破自我

记者:您的作品很多,但几乎没有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,是不是觉得可惜?

范小青:我写作时,从不考虑影视的问题,写的是纯小说,可能比较难改吧,或者是作品不够好、或者是不具备影视的基因吧。比如我的长篇小说《香火》,也有人想改编的,但是太难了,没有特殊的编剧特殊的导演真做不了这事。

记者:作家没有作品改编成影视,社会影响力就相对小了,您是否觉得吃了这方面的亏?有没有想过专门给一些影视剧写剧本呢?

范小青:专门给影视写剧本,我未必能胜任,小说和影视的套路不一样,如果写剧本,就得丢掉写了几十年小说的方法,去学习和适应另一种创作方法,相当不容易的。至于社会影响和吃亏什么的,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,其次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,然后坚定地走自己的路,否则你就会东张西望、心慌意乱。

江苏也有很多作家都尝试过写剧本,但很多人写了一次甚至半次就不写了,并不是说写小说的人就一定写不好剧本,主要是心思始终还是在小说上,写剧本就是抱着完成任务的想法,接了任务后,就想着尽快地完成,然后再回来写小说。抱有这样的想法肯定是不行的,是做不好的。做影视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做影视,写小说就应该好好写小说。

记者:您就想好好写小说?

范小青:目前来说是这样的,写自己想写的、能写的东西。写小说是十分个性化的事情,写作的时候,内心是最自由的,能够享受这种自由,就是幸福,是前世修来的福。当然我也难保自己今后不会发生变化。

个人简历

范小青,从小在苏州长大,19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学习,毕业后留校担任文艺理论教学工作。1980年起发表文学作品,1985年初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。代表作有《女同志》《赤脚医生万泉河》《香火》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等长篇小说。短篇小说《城乡简史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,长篇小说《城市表情》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。

精彩选摘

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 □范小青

我弟弟是一只老鼠。当然,这是他妄想出来的,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,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,应该不算太过分吧。

其实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得病了,可是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,就算他说自己是老虎,也不会有人会理他的。何况我们家,子女多,钱少,人傻,爹娘要靠劳动养活我们一群兄弟姐妹,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在意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东西。

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渐渐长大了,长大了的老鼠比小老鼠聪明多了,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妄想和现实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比如弟弟听到一声猫叫,立刻吓得抱头鼠窜;比如弟弟看到油瓶,就会脱下裤子,调转屁股,对着油瓶做一些奇怪的动作。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,后来才想通了,那是老鼠偷油。

